

花家喜事

老石头 著
HUAJIA
XISHI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花家喜事. 3 / 老石头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914-3

I. ①花… II. ①老…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1736 号

书 名	花家喜事. 3
作 者	老石头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飞魔幻工作室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特 约 编 辑	易文娟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 设 计	周 昕 梁旦旦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914-3
定 价	26.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花家喜事 ③



Hua Jia
Xi Shi

目录



001

第一章

039

第二章



092

第三章

花家喜事 ③



Hua Jia
Xi Shi

目录

 169 第四章	212 第五章	 262 第六章
---	------------	--



Hua Jia
Xi Shi

第一音



家

喜



3

(一)

八月初八，宜嫁娶，宜定盟，宜纳彩，忌上梁，忌破土，忌移徙。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断肠谷张灯结彩，准备迎接这个月第三个，也是今年第二十九个入赘的新姑爷。

花不离同时作为全天下嫁了最多次的新娘子和死了最多丈夫的黑寡妇，麻木地坐在洞房里，面无表情地等着她的第二十九任夫君。

“新姑爷到了！”

很好，花不离深吸一口气，她已经准备好接下来的事情了——是一张面无人色的脸和一个颤抖如筛糠的身子。

紧接着新郎官就会痛哭流涕地求她放过，痛陈颠沛流离的童年和惨绝人寰的过去，博取她的同情。稍微有骨气一点的就会像一具尸体似的躺在床上，状若英勇就义。若是再绝望一点的，可能一进来就撞墙自尽了。

唉，每次都面对这样歇斯底里的新郎官，花不离也是蛮无奈的。

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花不离拢了拢自己的手套，心境平和，情绪稳定。

反正无论多可怕的场面半年经历二十多次也就习惯了。

“这点小钱，请几位嬷嬷喝酒。”



一个温柔清润的男人声音在门口响起，那声音就像是阳光下正在融化的雪水，听到这声音就仿佛有人拿了根羽毛在你耳朵根子上轻轻地挠。

有的男人，光是听这声音都能让人堕落。

嬷嬷们收起钱，说了几句早生贵子的客套话，喜气洋洋地就走了。

花不离稍微打起些精神来，这位新夫君倒是难得地没有被吓破了胆，还能礼数周全，举止得体。

唉，这么好的人，娶谁不好呀？也不知道是造了什么孽才沦落到这个地步来娶她，想想花不离就对他充满了同情，也真是可惜了他……

门又被关上了。

这一次的新郎官似乎功夫还不错，花不离都没有听到他走路的声音，他便已经轻轻地在花不离身边坐了下来。

“娘子，为夫让你久等了。”那个温柔清润的声音又在花不离的身侧响起，“方才在外面多喝了几杯，所以耽搁了点时辰，还望娘子不要怪罪为夫。”

“这有什么好怪罪的啊！”花不离隔着盖头笑起来，满不在乎地说，“这一回是我等得最短的一次，之前的新郎官不到最后时刻是绝对不肯进洞房的，都是又哭又闹、哭天抢地、鬼哭狼嚎，最后被我的守卫押进来的！”

“哦？这样啊……”新夫君的声音里含着一丝笑意，“那当真是太奇怪了，娶如花美眷难道不是一件人生乐事吗？”

嘿嘿，这新夫君嘴巴真甜。花不离低着头红着脸道：“我其实长得也没有那么好看啦……”



“好不好看让为夫看一看便知。”

红盖头被缓缓挑开，一个陌生而俊逸的男人出现在花不离的面前。

这位新夫君身形高大，体态瘦削，肤白如玉。五官并不精致，双眉如剑，鼻尖锋利，似那峻峰青松，孤傲高洁。这本不是温和的长相，不过他有一双笑眼，神态柔和，无论何时脸上都挂着淡淡的笑意，一双眼眸温柔得恨不得能把人给看化了，因而又有一种让人如沐春风的气质，仿佛春雨扑面，润物细无声。

“娘子果然好看。”新夫君说。

“你才是真好看哪！”花不离毫不犹豫地說道。

话一出，新夫君就忍不住笑起来，无奈地摇了摇头，似乎是在笑她说话一点都不矜持，只是这笑容带着些许暧昧，就像是小情人之间的调笑似的。

花不离哪里遇到过这种情况，脸不禁就红了，感觉心脏都跳慢了一拍，一阵窒息。

怎么办，真的好喜欢这个新夫君啊，都要舍不得放走他了……

虽然她嫁了二十九次，可是嫁得多，却嫁得不随便，每一任夫君都是精挑细选过的，全都是走投无路的人中龙凤啊！

然而前面那二十八个加起来也比不上这第二十九个夫君的一根手指头哇！这样的人才，这样的相貌，这样的气质，怎么会落得无路可走入赘到断肠谷来呀？

“娘子在想什么呢？不专心。”

新夫君的眼神温柔得像一池春水，花不离被看得心神荡漾。

见花不离不说话，新夫君笑意更深，温柔地握住了她的手，



低声道：“娘子，我们该喝合卺酒了。”

花不离猛地抽回手，见新夫君一愣，赶忙解释道：“我不能乱碰的，你知道的。我有毒……”

“你是毒不死我的。再说娘子不是戴着手套吗？不打紧。”
新夫君又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了花不离的手，牵着她到桌边道，
“来，喝合卺酒。”

花不离挺感动的，这新夫君虽然是被迫娶她的，却愿意温柔待她，一定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吧。就光凭他不怕她，愿意主动牵她的手这一点，花不离就能感激他一辈子了。

“你等一下。”

花不离甩开新夫君的手，跑到床底下掏出一个包袱来，塞给新夫君，然后拍了拍床后的墙面，打开机关，一个密道就出现在了两人眼前。

新夫君拿着手里的包袱，也不吃惊，笑咪咪地问：“娘子这是做什么？要赶为夫走吗？”

“对呀！你不走还留在这里等死啊！你顺着这密道走，很快就能走出断肠谷了，离开之后，你要记得隐姓埋名。明天一早你可就‘死’了，江湖上再无你这个人。你可以重新开始，好好生活。”

“原来如此……”新夫君放下包袱，脸上笑意更深，意味深长地看着花不离。

“什么原来如此？”

新夫君没有回答，他拉上床帏遮住密道，再次拉着花不离走到桌边。

“娘子，该喝合卺酒了。”



花不离急了，又甩开新夫君的手道：“你这个人怎么说不听呢！你傻呀你！生死关头了你还喝什么合卺酒呀！赶紧跑呀！要是被别人发现了你可就死定了！”

新夫君笑意更深，拉过花不离，在她耳边轻声道：“娘子这是第三次甩开我的手了……下一次可没那么容易了。”

他端起酒杯，把另一杯递给了花不离。花不离无奈地接过酒杯，道：“喝完你可真的就该走了啊，绝对不能再拖延了！”

“娘子那么想我走？”

“我当然不想你走，我巴不得你能留下来陪着我呢，你不知道我待在谷里每天多孤单！可是你不走就得死。难道你想死啊？”

新夫君轻笑一声，眼神暗了暗，半真半假地说：“我倒是想死，可是我想死也死不了。”

“别胡说八道了，人活着可不是为了死的！”花不离没听出来他的话中有话，恨铁不成钢地说，“你信我，若是还待在这里，等明早天一亮，你想活也活不了了！”

新夫君笑得神秘莫测。

“你又笑什么？”

“娘子这么认为，那是因为娘子还不了解我。娘子虽然天赋异禀，天下无人不怕，可偏偏遇上了我。为夫就是老天爷专程派来治你的。”

“你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

忽然花不离的腰一紧，一股力量一带，她便被新夫君给搂进了怀里。这还是她此生第一次离一个男人这么近！



花不离又惊讶又紧张，浑身都绷直了，下意识地想推开他，可新夫君反而把她搂得更紧了。

花不离的武功虽算不上独步天下，但她也绝对算是一等一的高手，可如今在这位新夫君面前却像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孩童，这新夫君的武功绝对是深不可测。

“为夫说过的，这一次娘子可就没那么容易甩开我了。”

说着新夫君低下头来吻上了花不离的嘴唇。

花不离瞪大了眼，惊恐地看着他。

这可是花不离第一次跟人接吻。

花不离呜呜地叫着，新夫君这才放开了她。

“果真如此……”新夫君叹了口气，似乎有些失望。

“怎么办！你快坐好！”一亲完花不离就慌张地抓着新夫君往床上走。她顾不了去回味初吻的悸动和甜蜜了，此刻她脑子里只担心一件事情，那就是新夫君会死！她必须先保住新夫君的命再说！

“快，你先把这个药丸吃了，拖延一时半刻也是好的！”

新夫君挡开那药丸，笑起来，道：“娘子怎么这么着急？合卺酒还没喝呢。”

“喝什么喝呀！你都要死了！我得赶紧运气给你把毒逼出来，看你是不是有救！”

“娘子这是吓傻了吗？”新夫君拉住她道，“这世上没有人能亲了你，尝了你的唾液却还没有立即毙命，好好活着的吗？”

花不离呆呆地摇摇头。

“可是你……”对啊，花不离惊讶地瞪圆了眼睛，新夫君现在应该已经死了才对啊！



新夫君笑起来道：“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你这条小毒蛇是毒不死为夫的。”

花不离惊呆了，正想追问为什么的时候，新房的门就被人一脚踹开了，屋子里一下子涌进来好多人，个个都是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

“这个人不是冯青云！”守卫叫道。

花不离一脸的迷茫，问那守卫道：“谁是冯青云？”

“冯青云是今儿的新郎官呀！”嬷嬷惊讶地问，“小姐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花不离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她压根就没去记……

“嘿嘿，对不起啊，我忘记了……”

新夫君长什么样子也好，叫什么名字也好，有什么来历也好，反正就是一晚上的事情，过了这洞房花烛夜就再不能相见了，花那个时间去记名字做什么。

“这个就是我的新郎官呀，他不是冯青云吗？”花不离疑惑地问。

侍卫答道：“我们刚刚发现，那冯青云三日前已经被仇家杀了。”

“他已经死了？”花不离惊讶地看向优哉游哉地站在一旁的“新夫君”，疑惑地问，“那你何人？为何会跑来跟我洞房？”

新夫君半分惊慌都没有，他靠近花不离，脸上还带着温和的笑容。

花不离忍不住想到这个陌生人刚刚吻自己的情景，又羞又窘，紧张得绷紧了身子。



她只听到新夫君在她耳边轻声地说：“我叫孟长安，娘子可记好了。”

屋里忽然起了一阵烟，挡住了众人的视线，等大家能看清之后，那孟长安已经消失不见了。

“追！”

一屋子人又匆匆忙忙地跑出去。

花不离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喃喃地念道：“孟长安……”

（二）

耳边是二师姐的唠叨，眼前是早就看厌了的满屋红缎，花不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面摸着自己心爱的宠物小蛇，一面问一脸兴奋的师姐玲珑子：“二师姐，我该不会又要嫁人了吧？”

“对啊。”这二师姐玲珑子对花不离的婚事特别上心，每次都跟自己成亲那般高兴，“你看看这三个人你更中意哪一个？”

三日前断肠谷办喜事，可是却有人冒名顶替已经死了的冯青云，此事相当蹊跷，因为只要不是疯了，谁会想要娶花不离呢？一定有什么天大的阴谋！

断肠谷因为这件事闹腾了几天，却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可是，虽然真凶还没有抓到，但无论发生什么都绝不能耽误花不离接着嫁人，所以这第二十九个夫君刚死，头七都还没过呢，断肠谷就开始热热闹闹地给花不离寻找第三十个夫君了。

见花不离撑着脑袋看着远方发呆，玲珑子只得把中间的那幅画像往花不离面前推了推。

“我看这位张铭心少侠不错，二十年前全家被仇家灭门，他侥幸逃出来，自力更生，也是成了点气候的，长相也周正清秀，



配得上我们阿离。这一回他求断肠谷帮他报血海深仇，自愿娶你为妻，也合了你不准胁迫别人的要求，你看可好？”

花不离漫不经心地瞧了那铭心少侠一眼，的确长得周正清秀，可只有见过孟长安才知道什么是翩翩公子。她轻轻地叹了口气，把画像推开，摇了摇头。

“你不满意？”

“不喜欢。”

“那你看这个何天藏少侠，他得了绝症，马上就要死了，来求断肠谷在他死后保他族人的安全。你看，他是不是长得英武不凡？”

花不离垂眼瞟了一眼天藏少侠的画像，的确是高大威猛，硬朗豪气，可是跟孟长安比就像是一个山野村夫。

“这个也不喜欢？”玲珑子有些吃惊，师妹可是从来不挑剔的，出了名的大花痴，向来只要是个人就成，从来是来者不拒，哪个都好的啊！

“不喜欢。”

“那这个成东阳少侠呢？他的武功和长相都是一等一的，就是人品有点瑕疵，杀了些人，做了些坏事儿，本来是要被五马分尸的，但是被谷主救了下来，留着给你以后当相公用的。”

花不离无奈地拿起画像看了看，这人的确长得比前两个都好看，只是一双桃花眼一看就一身邪气，不是什么正经人。哪里比得上孟长安的如竹潇洒、如云高洁、如梅孤寒？！

“不要，不要！这三个我都不要！”

花不离推开那三张画像，不耐烦地回床上躺着了。

“哎哟，我惹着你了？你这是发哪门子的脾气？”玲珑子无



奈地推了推背对着自己的花不离，好声好气地说，“我的好阿离，告诉师姐你这几天是怎么了？喜怒无常、茶不思饭不想的，可是有什么不高兴的？告诉师姐，师姐一定给你想法子。”

花不离猛地坐起来，满脸期待地看着玲珑子，问：“师姐，这世上有人能不被我毒死吗？”

“当然没有这样的人！”玲珑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脸上满是骄傲，“你是我断肠谷的至宝‘断肠草’！是名副其实的人间杀器！这天下就没有能不被你毒死的人！阿离，你可不要再妄自菲薄了。”

“那如果这世上有一个人不会被我毒死，会怎么样？”

玲珑子目光一沉，冷笑一声道：“若是有人没有被你毒死，那个人就必须得死！我断肠谷会用尽一切手段找到他，无所不用其极地杀了他！”

“为什么？”花不离一惊，疑惑地问，“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儿吗？”

玲珑子叹了一口气，师妹想什么她怎么会不知道呢？

“阿离，师姐知道你想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可你不行。这些年谷主行事从来不留余地，我断肠谷树敌不少，若不是因为有你震慑，只怕那些武林正派早就来讨伐了。所以这世上决不能有不会被你毒死的人，若是真有这样的人，我断肠谷的末日也就到了。”

花不离心里一惊，如果是这样子，她就决不能告诉师姐孟长安的事情了，也不能让孟长安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见花不离神色有异，玲珑子疑惑地问：“你为何忽然这样问？可是有人耐得住你的毒？你遇到什么人了？”



“怎么可能呢！”花不离连忙否认，“你都说了这世上没有我毒不死的人……”

“也是，这种事情是决计不可能发生的，除非那人是神仙下凡！好了，不说这些了。”玲珑子笑咪咪地又拿出那三幅画像，在花不离面前晃了晃，道，“来，好师妹，咱们来挑你的新夫君吧！”

花不离麻木地看着师姐，看来转移话题这一招对师姐来说没有用呢……

花不离跟师姐软磨硬泡了半个时辰，师姐才不死心地走了，说过几日再挑几个好的让花不离选。送走了师姐，花不离立刻跑到屋里，从枕头下拿出一个金子做的令牌，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地打量着。

这令牌上雕着奇特的花纹，中间有两个字——长安。

“长安……”

这是那个自称孟长安的人掉在这里的。

这几日花不离总在想那天洞房花烛夜发生的事情，她很确定，那个叫孟长安的人是真的亲了她，真的把舌头伸到她的嘴巴里，真的吃到她的口水了！

可他不仅没有立即毙命，还生龙活虎地躲开了断肠谷的追捕。所以师姐错了，她也错了，这世上真的有人不会被她毒死。

花不离撸起袖子，她手臂上的黑线已经快要扩散到脉门，胸口上的黑线也马上就要扩散到脖子了，快则三个月，慢则半年，这些就藏不住了。等到了那时候，娘亲就会知道她根本就没有杀之前那二十八个夫君。那样的话，不仅她花不离要完蛋，那

